青少年网络热梗的语言表达特征及生成传播机制研究

曾铃淋　潘玥铞　蔡意圆　邓冰凌　陈鹏辉
（江西科技学院）

DOI：10.65285/RWYSHKX.V2I6.001

摘　要：随着网络媒介及技术的丰富，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网络流行“梗”的创造与传播中，以青少年网络热梗为研究对象，在梳理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运用文献研究法与内容分析法，从语言表达和生成传播两个层面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在语言形式上，青少年网络热梗经由谐音、重构、泛化、构式化与语用模糊等手段生成，呈现诙谐经济、简约高效、延展能产、情境依赖等特征；在传播过程中，热梗依托弹幕等虚拟共在场域，在互动仪式链机制作用下积累情感能量、生产群体符号，完成圈内集体狂欢与跨圈层裂变扩散。研究可为理解青年网络语言变化提供参考，也可为青少年语言规范教育与网络素养引导提供依据。

关键词：网络热梗；青少年；语言表达特征；生成传播机制；互动仪式链

Research on Linguistic Expression Characteristics and Generation and Dissemination Mechanism of Adolescent Internet Memes

Linglin Zeng, Yueru Pan, Yiyuan Cai, Bingling Deng, Penghui Chen
Jiangx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bstract: With the enrichment of online media and technologies, more people participate in the creation and spread of internet memes. Taking adolescent internet mem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adopts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content analysis on the basis of sorting relevant studies from two dimensions of linguistic expression and generation dissemination. The study finds that adolescent internet memes are formed by homophony, restructuring, generalization, constructionalization and pragmatic vagueness. They feature humor and economy, conciseness and efficiency, expandable productivity and situational dependence. In the dissemination process, memes rely on virtual co presence fields such as bullet comments. Under the mechanism of interaction ritual chains, they accumulate emotional energy and produce group symbols, realizing collective carnival inside the group and fission diffusion across different circles. This study provides references for understanding the changes of youth online language and offers basis for adolescent language standard education and network literacy guidance.

Keywords: internet memes; adolescents; linguistic expression characteristics; generation and dissemination mechanism; interaction ritual chain

前言

互联网普及使网络语言成为青少年日常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10 至 39 岁网民占整体网民规模的半数以上，青年群体是网络语言生产与传播的核心力量[1]。在这一群体中，“梗”梗以其轻量化、高传播性迅速渗透进聊天、弹幕与内容创作等层面，玩梗造梗成为当代青少年标志性的语言行为。

网络热梗既是语言现象，也承载着青少年的价值取向与群体文化。考察其语言表达特征与生成传播机制，有助于从语言层面把握青年文化走向，也为青少年语言规范教育与网络素养引导提供参照。现有研究对青少年这一核心使用群体的专门考察仍显不足，语言形式分析与传播机制解释也常彼此分离，基于此，本文围绕两个问题展开：其一，青少年网络热梗在语音、词汇、语义、句法、语用等层面呈现怎样的语言表达特征；其二，其生成与传播遵循怎样的机制，互动仪式链在其中发挥何种作用。

一、核心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要开展对青少年网络热梗的系统研究，首先需要厘清研究的核心范畴，明确网络热梗的概念边界，同时搭建适配的理论分析框架，为后续的特征分析与机制解释奠定基础。

（一）网络热梗的概念界定

网络语言是网民在网络虚拟社区中使用的、带有游戏性质的特殊语言变体[7]；网络热词是其中热度较高、传播较广的词汇部分[6]。网络热梗的范围更宽，流行语、笑点、事件、人物与影视片段等都可冠以“梗”之名[4]。

本文在宽泛意义上使用“网络热梗”概念，同时明确研究边界：主要考察其中具有稳定语言表达形式、能够被复制和变体使用的网络热梗；网络事件、人物与影视片段主要作为热梗的来源或传播载体，而非本文直接分析的语言单位。作此区分，旨在避免研究对象漂移，使分析落实在可观察、可复现的语言形式上。

（二）互动仪式链理论

互动仪式的概念起源于戈夫曼，柯林斯在原有基础上进行的延伸研究，从而建立起互动仪式理论。按照这一理论，一次有效的互动仪式，离不开的有四项基础条件：虚拟层面的共同在场、群体内外界限、参与者一致关注的话题，还包括群体内部共通的情绪感受[3]。几项要素相互作用，带动参与者形成共同注意力与情感联结，催生出专属于群体的符号，能够持续积累情绪能量。这一套理论可以用来解读网络热梗传播现象，解释梗文化的发展和传播逻辑。[8]

本研究选取互动仪式链作为核心分析理论，主要是出于这样的考量：青少年刷梗、玩梗，本质上是属于线上群体性互动行为。这类互动大多发生在弹幕窗口、评论版块以及社交群聊，刷屏、复制跟帖这类参与形式，和互动仪式链的运行条件高度契合。后文将借助该理论解释，网络热梗如何在群体持续互动中被创造、不断复刻，进而大范围传播。

综合来看，在界定网络热梗内涵、梳理互动仪式链理论之后，本研究明确了研究的范围，敲定核心分析工具，为后续分析青少年网络热梗的语言特点与传播机制打好分析基础。

二、青少年网络热梗的语言表达特征

青少年常用的网络热梗，属于一种特殊的语言变体，在语言各层级上呈现出鲜明特点，这类特征一方面能够适配线上交流的使用场景，另一方面同时也反映出了青少年群体独有的表达倾向，本节将从语音、词汇、语义、句法、语用五个层面展开分析。

吴炳璋、尹夏燕依据语言构造特点，把网络流行语划分为语音变换、词汇重构、语义泛化、流行构式与网络俗语五大类[1]。本节以此为基础，从语音、词汇、语义、句法、语用五个维度，归纳青少年群体使用网络热梗时体现出的语言表达特征。

（一）语音层面：谐音变换的诙谐性与经济性

谐音是网络造梗常用的语音改造方式，借助同音或近音替换、语流音变塑造新表达[1]。一类谐音表达只利用语音外壳，词义与原词相互脱离，“香菇蓝瘦”“雨女无瓜”均属此类；另一类谐音表达融合现实事件，形成一语双关，胡兵、张静文对马保国事件的研究同样表明，谐音是造梗最主要的仿制规则，排名前十的梗中过半为谐音梗，如“耗子尾汁”[4]。此外，连读快读导致的合音也构成重要方式，如“知道”合音为“造”“这样子”合音为“酱紫”[1]。这类表达简短顺口，契合网络交际的经济性原则，又借助语音错位制造笑点，兼具诙谐性与经济性。

（二）词汇层面：重构简化的创新性与高效性

词汇重构类热梗通过拆分、组合、压缩原有语言单位生成新词，是最主要的构词类型，包括混码重构与缩略重构两种形式[1]。混码重构将不同语言系统混合组词，如英汉混码 “大 V”“C 位” 等，打破单一语言系统的限制，兼具新奇感与简洁性。缩略重构在不改变核心语义的前提下压缩语言形式，如 “高大上” 由 “高端、大气、上档次” 缩略而成，“官宣” 截取 “官方宣布” 的核心语素拼合而成，“城会玩” 由 “城里人真会玩” 精简而成[1]。李莉指出，网络词语中大部分是缩略语，网络交际对其需求量更大[7]。缩略构词以最少符号承载完整语义，显著提升线上交流效率，体现青少年崇尚新异、高效的表达倾向。

（三）语义层面：泛化衍生的延展性与丰富性

所谓语义泛化，指的是词语在保持越来越少的原有语义特征的情况下不断产生新的使用方式将越来越多的对象纳入自己的指谓范围。[10] 其演变大致分为两种路径：一是辐射型泛化，以源义为核心向四周辐射出新义，如“奇葩”由“奇特美丽的花朵”泛化为“个性十足”的褒义，再泛化为“行为怪异”的贬义；二是连锁型泛化，语义沿单一方向逐级延伸，如“油腻”由指食物含油过多，扩大为指人泛油光，再泛化为形容处世圆滑不体面[1]。

隐喻与转喻是语义泛化的两种基本方式：隐喻凭借相似性完成语义投射，如“锦鲤”由鱼名转而指代好运之人；转喻以部分特征代指整体，如“吃瓜群众”以“吃瓜”的动作转指事不关己的看客[1]。通过泛化，具体词汇获得延展的抽象意义，一个热梗可适配多种语境，提高了表达的经济性与丰富性。

（四）句法层面：流行构式的能产性与模板化

部分网络热梗在高频使用中固化为定型的流行构式，构式内部保留固定框架，同时预留可替换空位，交际者只需向空位填入相应成分，借助类推机制就能够生成新的网络表达。流行构式可分为词法构式与句法构式两类：词法构式如“X 精”，由“狐狸精”“白骨精”概括提炼而来，类推衍生出“柠檬精”“杠精”；句法构式如“X 千万条，Y 第一条”，源自“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框架不变即可生成各类仿拟变体[11]

构式化使热梗获得模板化、可复制的生产能力，青少年可依场景快速套用，既降低造梗成本又保证辨识度，是热梗规模化生成与传播的重要句法基础。

（五）语用层面：功能表达的模糊性与情境性

网络语言的语音模糊性突出表现在网络语言中存在众多同音异义现象，出现了大量的谐音词。[9] 这在青少年热梗使用中尤为明显。一方面，模糊表达是主动的交际策略：谐音双关、语义错位制造笑点；戏谑自嘲替代直白宣泄以柔化负面情绪；拼音缩写“yyds”“xswl”等则成为圈内高效交流、圈外难以解读的“暗号”，强化圈层边界。另一方面，热梗语义高度依赖网络语境与青年文化背景，脱离场景便难以解读，形成理解壁垒[5]。

总的来说，青少年网络热梗在语音、词汇、语义、句法与语用五个层面形成了独特的表达体系，这些特征既适配了网络交际的高效需求，也体现了青少年群体的表达偏好与亚文化属性。

三、青少年网络热梗的生成传播机制

网络热梗的出现与扩散并非偶然，其背后存在着内在

的生成逻辑与传播规律，这一过程既包含语言系统内部的演化动力，也离不开群体互动的外部推动，本部分将从这两个层面展开剖析。

（一）语言内部的生成机制

从语言系统内部看，热梗的生成遵循若干可归纳的形式规律。其一，经济原则驱动谐音、合音、缩略等简化手段，以最少音节与字符传递最大信息量；其二，类推机制推动词汇扩展，重新分析使“官宣”等缩略形式获得与源短语一致的结构，类推则使这一结构迅速扩展到同类表达；其三，隐喻与转喻驱动语义泛化，使词汇不断获得新义以适应新语境；其四，构式化带来批量生产，固定框架使热梗能够低成本、高效率地复制变体[1]。此外，梗的生成还通过解构既有符号及其所指实现，消解严肃意义并赋予诙谐所指，形成圈内共享的独特表达[4]。

（二）互动仪式链视角下的传播机制

从仪式要素看，青少年玩梗通常发生在弹幕等虚拟共在的场域；热点事件与名场面构成共同关注焦点；圈层共享的热梗知识划定群体边界；同步刷屏、复制跟帖营造共享情感体验。这些要素齐备并相互强化时，互动仪式得以启动，参与者由此获得情感能量与群体符号，热梗本身即是这一过程中被反复使用的核心群体符号[3]。

互动仪式链从三个环节推动热梗传播。第一，情感能量的积累驱动复制：集体玩梗的兴奋感与归属感促使参与者不断重复、转发热梗，情感越强，复制动机越强。第二，群体符号的再生产支撑变异：为维持仪式的持续与新鲜感，参与者对热梗二次创作，在保留框架的同时填充新内容。第三，仪式循环促进跨圈层扩散：参与者同时是多个社群的成员，热梗随成员流动进入新社群，在新一轮互动仪式中被继续筛选与扩散[3][6]。

从深层看，刷梗也是青少年身份建构与情感联结的仪式性实践：在身体缺场的虚拟空间中，青少年通过弹幕等媒介的仪式性参与营造超越时空的参与感与陪伴感，借助共同热梗确认彼此属于同一群体，缓解个体化时代的孤独感[4]。

综上，青少年网络热梗的诞生和传播，是语言自身演变规律与群体线上互动共同促成的。语言体系自身的特征，为热梗的产生创造了先决条件；而依托互动仪式链形成的群体互动行为，则持续推动热梗不断向外传播、发生内容迭代。

结语：

本研究将青少年群体使用的网络热梗作为研究对象，重点考察这类语言现象的表达特点，梳理出其生成与传播的内在机制。现有的文献对于网络热梗的探讨，较少专门聚焦青少年群体，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这一短板。与此同时，研究结论也可以帮助我们读懂当代青少年网络语言的使用现状，为学校开展语言规范教学、网络媒介素养教育提供现实参考。借此引导青少年理性使用网络热梗，塑造出一个健康有序的网络语言环境，促进网络文化持续向好发展。

参考文献：

[1] 吴炳璋，尹夏燕．网络流行语的来源、类型及其生成机制初探[J]．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5(4):45-54.

[2] 何自然，何雪林．模因论与社会语用[J]．现代外语，2003,26(2):200-209.

[3] 蒋晓丽，何飞．互动仪式理论视域下网络话题事件的情感传播研究[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40(2):120-123.

[4] 胡兵，张静文．模因论视阈下“梗”的生成与传播研究[J]．当代传播，2022(2):93-96.

[5] 梁琦秋．网络语言模糊性的社会语言学研究[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2012.

[6] 左悦．基于认知社会语言学的汉语网络热词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23.

[7] 李莉．网络词语的性质及特点[J]．语文研究，2005(1):21-24.

[8] 赵韶雅．网络“梗”在当代青年中的流行与文化认同研究——基于互动仪式链理论的分析[J]．新闻研究导刊，2024,15(24):140-144.

[9] 梁琦秋，程婷立．网络语言模糊性的社会文化基础[J]．江西社会科学，2011,31(12):180-184.

[10] 刘大为．流行语的隐喻性语义泛化[J]．汉语学习，1997,(4):33-37.

[11] 张谊生．当代流行构式“X也Y”研究[J]．当代修辞学，2011,(6):28-39.

作者简介：

曾铃淋（2006年-）、女、汉族、江西吉安、本科在读、江西科技学院、研究方向：虚拟现实技术。

潘玥铷（2006年-）、女、汉族、福建泉州、本科在读、江西科技学院、研究方向为：教育学原理。

蔡意圆（2006年-）、女、汉族、江西宁都、本科在读、江西科技学院、研究方向为：网络社会语言研究。

邓冰凌（1992年-）、女、汉族、江西南昌、助教、硕士研究生、江西科技学院、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学、教育管理、劳动教育。

陈鹏辉（1998年-）、男、汉族、河南许昌、助教、硕士研究生、江西科技学院、研究方向为：数字资源设计与开发。